



艺术群星会 Get-together of Artists

●编者按 Editor's Note

一系列的数据显示，“贫穷艺术”的年代已经结束。今天第一流的前卫艺术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成为媒体、画廊、策展人、批评家，乃至大众竞相追逐的闪耀明星。不断刷新的拍卖记录成为这台艺术明星会的入场券——在这个融合了文化与商业、炒作与噱头、真实和泡沫的名利场中，他们同时经受着学术的质疑和市场的考验，但却始终活跃在我们的视野中。例如今年代表英国国家馆出席威尼斯双年展的吉尔伯特 & 乔治；善于“储藏死亡”和玩文字游戏的雅痞达米恩·赫斯特；位居美国艺术家年度销售总额榜首的杰夫·昆斯；画面总是洋溢着嘲讽和戏谑气息的约翰·柯林……不管人们对他们的评价是褒扬还是贬损，但他们创造的艺术神话却是不争的事实。一切似乎正在应验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那句名言：“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明星”。

在此，就让我们通过那些闪耀的光环，拨开艺术的神秘面纱，走进他们真实的世界——这里有专业人士对达米恩·赫斯特、吉尔伯特 & 乔治的学术访谈，也有世界各地、社会各业、不同年龄、阶层的普通受众与杰夫·昆斯、约翰·柯林的有趣对话……在只言片语和字里行间，也许我们就可以一窥群星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1. 透视者 油画 约翰·柯林
2. 老栅栏 油画 约翰·柯林
3. 流浪人 油画 约翰·柯林
4. 渔夫 油画 约翰·柯林



约翰·柯林：是天使还是巫婆

John Currin: Angel or Witch?

●本刊编辑部 Our Editorial Board

不论约翰·柯林对画像的描述是否令人反感或使人迷惑（有时是两者的结合），但它们始终能够吸引赞赏者和贬低者，尤其是当问题涉及到她的女人画像时——1992年一位Village Voice的艺术批评家在约翰·柯林于Andrea Rosen画廊举办的展览上写过的一篇文章，公然“联合抵制这场展示”，谴责其低俗的品位和对女人的厌恶压过了启示性的创作手法。

但不管怎么说，各种各样的符号使约翰·柯林就如同一个风格主义画家、讽刺画家、激进的保守派，或简单地就说就像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她始终逃避被分类，就像彼得·施杰尔达在《纽约》杂志中



写到的那样：“柯林没有象征性的图像，她的风格已经进化为跳房子的游戏，从一次强占到另一次。”随着约翰·柯林作品的拓展，她越来越跻身于当代艺术最有价值的艺术家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

绘画

罗伯特·史卡拉，意大利马萨：你如何开始创作一幅绘画？

约翰·柯林（以下简称JC）：我没有一种方法，这是我的一大遗憾。我一直处于恐慌之中，直到我获得灵感，开始兴奋。有时候我从看过的杂志、报纸中获取灵感。其它时候，我首先获得想法，再看看自己将其表现出来。灵感本身并不重要，但它们对于我的创作却是至关重要的。

杰西卡·施耐德，秘鲁利玛：你如何选择描绘的对象？

JC：我从中世纪的女人和带胡须的男人那里获取灵感，尝试着将其转化为绘画结构或风格。有时候我觉得就像是在描绘一种已经确定了模式，这种模式正好暗示了描绘的对象。

P. B. 范·克莱夫，圣地亚哥：你一直都是一个象征性的画家吗？

JC：在艺术学院时，我引进了抽象表现主义的风格。

马修·波旁，德克萨斯州：你曾经声明你不喜欢大多数的当代造型艺术。什么是你特别不喜欢的？你如何将你的创作本身同这种流派中固有的问题区分开呢？

JC：我从未克服掉我对造型艺术学院的态度。我将它同早期兴起的基督徒听帕切贝尔以及带着心理上的满足作画联系在一起。绘画的空间似乎不像抽象表现主义那么有趣。我想我的创作不是要去免除这些责任，而是要去承担。

维吉尼亚·阿克曼，伦敦：你所有的作品都是亲自画的吗？你有助手吗？

JC：为什么我不亲自画所有的作品？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



马修·波旁，德克萨斯州：你精湛的绘画技巧时常被提起，这是对你作品的称赞还是批评？技巧的表现对你创作目的有多重要？

JC：它很微妙，是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故意的微妙需要技巧。任何绘画都来自于精神、梦想以及对梦想掌控的状态。

克雷格·加勒特，伦敦：你在哪种光线下作画？

JC：我偏爱日光，但我不是一个早起的人，我直到晚上才起来。我不喜欢我的光线设置，我想我应该起得更早些。

在绘画中

马修·波旁，德克萨斯州：你的许多绘画都改变了身体的表现方式，将肢体拉长、特征夸张。什么是你在风格主义的变形中感兴趣的？

JC：我没有故意地扭曲变形。我只是保持自然的形成，使它看起来像是故意的。

伊芙·伍德，洛杉矶：和卢西安·弗洛伊德一样，你的创作似乎也与探索有关。在很多事例中都暴露出这一点，以一种过于讽刺的方式，将人类灾难的各种要素看作是对人类形态的反省。你创作中的幽默被看作是悲剧的副产品，还是悲剧是更普遍的狂热幽默和无用的结果？

JC：如果你要问悲剧和闹剧哪一个来得更早，我认为是闹剧。经历是闹剧，而绘画是悲剧。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我自己是一个表现主义画家而非一个讽刺家的原因。

安东尼·乌达克，日内瓦：在一次会谈中，你说绘画是活的，“绘画的文化”是死的。这种从绘画的死亡到绘画文化的死亡的转化，是否意味着你的绘画与其说是绘画的亚文化不如说是无文化，甚至是故意的无文化？你创作中丰富的体裁涉及是否是有征兆的去设想一种没有文化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不过是年代久远的、陈旧的古董而已？

JC：如果你要问我的创作是否是参考历史的拙劣、模仿的作品，这